

論語集解十卷

古鈔卷子改摺
本分爲四冊

卷末有觀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非夫人之爲
書而誰爲書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本住院權
律師豪俊書然則是亦僧徒所爲其引柳下惠
云云未知其解上論二冊爲一手所書墨法濃
古下論二冊又爲一手所書用墨稍淡其自學
而至雍也注皆全載姓名句末亦多虛字然自
中人以上章以下亦僅載其姓述而以下則多
削其名句末虛字亦多刪削亦有全載姓名者

第三冊先進顏淵兩篇全載姓名亦有數章削
名者子路憲問以下至末則全削其名此書不
見於森立之訪古志余初得小島尙質校本於
里仁後跋云弘化三年丙午暮春從卷子改帖
本朱校同異於正平本上層此本上二帖紙墨
最古洵爲六百七年外古鈔而下二帖觀應元
年權律師豪俊所鈔補也又於雍也篇後跋云
卷首至此體式一同斯本實爲六朝舊本轉傳
之真而述而以下蓋據宋時改竄本補鈔者固

不可就彼本以改此正平善本也又於冉子退
朝章馬融注匡字作匡因以爲是豪俊補寫時
據宋代刊本之證又云若據彼改此六朝舊本
則不能免取開元改字之本以駁漢時博士之
譏也今得此原本細審之迺知尙賢所云述而
以下據宋本補寫之說爲謬而所云據宋本以
改此六朝本者爲得其實蓋自述而以下雖多
削其名而與學而一冊同出一手一時所書毫
無疑義況亦有全載姓名者先進以下則多不

載注者之名而亦未全行刪除其注末虛字雖皆準宋本而注中實與宋本多異迺知此書四冊雖出兩人手而實爲一時所鈔其自述而以下有削名者則以當時習見宋本皆無名故鈔手隨意省之其有仍全書姓名者則其刪略不盡者也至退朝章注中匡作匡此亦因當時宋本書流傳彼國最多觸目皆是故鈔胥輩亦信筆效之卽如楓山庫所藏古卷子左傳確爲六朝本之遺而所書桓字亦多作栢蓋緣彼本亦鈔於宋末故有此弊也不特此也余所見日本當宋時所鈔彼國古文書及佛經凡匡桓字皆多作匡栢又如慶長活本七經實不盡據宋本而所用活字皆缺桓匡貞等筆此足見習慣不察矣

監本論語集解二卷 宋刊本

宋槧本以學而至鄉黨為上卷先進至堯日為

下卷 分卷最謬當是訪賈所為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論

語卷上次行頂格題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下 集

解 音義 每半板十行行十八字注二十四字全

附陸氏釋音序後有劉氏天香書院之記八字

木戳又有魯國城里圖一葉接于序後書州集

諱并缺筆 微貞慎諱相 唯敬字不缺又蓋有不

知而作章注末引朱氏曰識音志則知此本刊

於集註既行後也今按其與注疏本尤異者若不患人之不已知章有注曰徒患己之無能知

與皇疏本十一貫章有注曰忠以事上恕以接

卷注疏本合一不本一而已其唯人乎與岳本合見余蕭客經解鉤沈託孤章

有注曰重稱君子者乃可名為君子也與十卷注疏本

合此并足訂近本之脫其他經文尤異者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作民曰敢問死無日字

與集注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無之字規見室家之

好窺作闕出納之吝納作內注文之尤要者其

為人也章孔子作孔子曰吾十有五章有所成

也也作立字游問孝章豕畜之畜作交或謂孔

子章與為政同與上有即字禘自既灌章列尊

卑列作別里仁章里者人之所居仁作人公治

長章總學也學作繫令尹子文章注姓鬪名穀

穀作穀子在陳章狂簡者無簡字雍也章孔曰

以其能簡無孔曰二字子謂仲弓章駢赤也也

作色季氏使閔子騫章託使者託作語我辭焉

作辭說賢哉同也章簞食下有瓢飲二字孟子

反章前日啟啟作奔此恐如有博施章皆恕已

恕作如默識章無是行於我我上有人字用行

章孔子言子作日文莫章凡言文作言凡曾子

有疾章不敢欺詐作誕如有周公章周公者無

者字才難章人才難得人作大麻冕章下拜然

後成禮後下有升字畏匡章未喪此文此作斯

彌高章有所序所作次反魯章反魯下疊字在

川章言凡往也者無也字唐棣章而不自見者

自作得同也非助章無發起無下有所字厚葬

章割止作制止長府章因舊事則可也無也字

善人章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入上有能字

司馬牛章孔子行仁難子作曰棘子成章與犬

羊別下有者字年饑章孔曰孰誰也無孔曰二

字辨惑章孔曰作包曰子張問士章其志慮志

作念會友章友相切磋友作有仲弓問政章人

將自舉其所知舉下有之各舉三字多學章而

一知之作一以知之三年之喪章子生於歲於

作未待孔子章聖道難成成作行歸女樂章廢

朝禮三日無三日二字荷篠章不分植五穀植
作殖大師摯章居其河內其作於大德章小德
則不能踰法無澤字堯曰章殷豕尙白豕作家
凡此者雖不免小有譌誤而其佳者或與釋文
合或與皇疏本合皆證據鑿鑿優於明刊注疏
本其他字句異同不甚關出入者別詳札記按
集解經注本明代無重刊宋本者自集註盛行
之後學者束
諸高閣故有明一代唯存永懷堂一本 國朝
然是從注疏本割取非重刻宋本也
唯惠定宇及見相臺岳氏本至阮氏作校勘記

時並岳本不見此本爲自來箸錄家所不及卽
日本亦罕知之者唯吉漢宦近聞寓筆載其所
見永正年古鈔論語有清原明經宣賢父子跋
其中依唐本補入二處卽忠恕章
及託孤章與此本合而
吉漢宦亦不能指其據何宋本此本書估從西
京搜出前後無倭訓至爲難得余以重價得之
至其雕鏤之精紙墨之雅則有目共賞洵爲希
世之珍也

又按重言重意相傳爲宋人所爲吉漢宦則云

輯自唐人未詳所出附記於此

又按十行本以下論語注疏不附釋音此本獨載之往往與宋本音義合且有足訂其誤者亦一善也余攜此書歸時海寧查君翼甫不惜重金力求余不之與章君碩卿酷愛之余與約能重刻餉世則可碩卿謂然乃跋而歸之後章君罷官以抵關君季華夙債關君攜之都中又轉售于李君木齋

論語集解十卷

日本正平刊本

此本卷末跋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

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案正平甲辰爲日本

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當元順帝至正二十

四年也

市野光彥云道祐居士足利義氏之四子幼喪父與其母居于堺浦遂薙染爲

僧更名道祐

據所云重新鏤梓則猶有原本可知驗

其格式字體實出於古卷軸絕不與宋槧相涉

其文字較之羣書治要唐石經頗有異同閒有

與漢石經史漢說文所引合又多與陸氏釋文

所稱一本合彼邦學者皆指為六朝之遺並非

唐初諸儒定本其語信不為誣案日本國史云

年百濟博士王仁齋論語十卷皇太子就而受

之日本之有經典自是始即晉武帝太康六年

也顧前代市舶罕載其流傳中土者唯錢遵王

述古堂一通因得自朝鮮遂誤認為朝鮮刊本

蓋彼時未知正平為日本年號也況其所得亦

是影鈔逸人貫重鐫本並非原槧爾後展轉傳

錄不無奪漏故陳仲魚阮文達諸人所校出者

自日本然又不知幾經鈔胥愈失其真而此間

所存舊本亦復落落如晨星又有無跋本界開

後人剷去跋文其實同出一版也文化間江戶市野光彥以此

本翻雕惜梓人未良失原本古健之致又印行

不多板亦旋毀今星使黎公訪得原刊本上木

一點一畫模範逼真非顯有訛誤不敢校改原

集解單行之本宋人皆著于錄有明一代唯閩

監毛之注疏合刊本別無重翻集解宋本者懷

堂所刊亦從閩本出非故我朝唯惠定宇得

見相臺岳氏刊本至阮文達校注疏時並岳本

不得見焉余得南宋刊本纂圖互注集解頗足訂注疏本之脫誤然亦不載諸家之

名余以為此不足深惜也觀邢氏疏集解序之

語序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邢疏云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

其人非謂名姓所以名則知其所見唯存姓削

名之本此本不知始於何時大抵長興刊布之本案魏王肅傳注周生烈為復姓今但

稱周曰其不學可知及朱子作集注沿其例盡削所引諸家之名遂致明道伊川不分

不悟何氏原本皆全載姓名唯包氏不名以何氏諱咸故望

文曲解何殊郢書燕說乎及南宋朱子作集注

亦僅引孟蜀石經及福州寫本論者頗惜其隘

於旁徵不知其互勘無從也良由長興版本既

行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雖

有舛誤無由參校此晁公武所由致慨者夫邢

氏所據既如彼朱子所見又如此今之懲遺尙

不足以證開成石經何論陸氏釋文以上則讀

此本者直當置身於隋唐之間與顏師古孔沖

遠一輩人論議可也雖然流俗相習因仍已久

自非眾證鑿鑿何能以海外孤本服窮經者之

心猶幸此邦故家之所藏弃名山之所沈羸往
往有別本爲好事者物色以出其閒贖文壞字
得失參池固非鴻都石渠難盡依據要其根源
皆在那氏見本以前好學深思之士或以徵舊
聞或以解疑滯拾其一字莫非瓊寶以余披訪
所及得目覩者亦二十餘通較之相臺之著沿
革數猶過之岳氏參校諸本凡廿三通不可謂非千載一遇
也乃彙集諸本較其異同別詳札記使天下學者讀
此一本並得兼采日本諸古鈔之長又使知彼

此錯互之中有源流變遷之漸而此本之可憑
那本之妄刪昭若日月或亦通經學古者所不
嗤乎光緒壬午十月二十八日記

論語注疏十卷 元槧本

首行頂格題論語序次行低一格題翰林侍讀
學士朝議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臣邢昺等校定三行頂格題序解本書題論
語注疏解經卷第一行頂格題學而第一旁注
凡十六章下題何晏集解再下題邢昺疏每半
板十三行行二十三四字不等注疏並雙行行
三十二字注緊接正文不別題注字正義則以
疏字隔之分爲十卷尙仍單疏之舊

宋志論語正義十卷

十行本以下並二十行本第四卷第八卷後有木記
卷是合注疏者分之
云平陽府梁宅刊第五卷第九卷有木記大元
元貞丙申刊第十卷題堯都梁宅刊首尾有養
安院藏書印記按今世所傳論語注疏以十行
本爲最古如序解疏中少府朱畸十行以下皆
同據漢書藝文志釋文序錄並作宋畸此本正
作宋畸若無此本則宋朱二字竟不能定爲誰
誤又不逆詐章古之狂也蕩章及叔孫武叔毀
仲尼章疏文十行有空缺闕監同毛本以意補

此本獨全又十行本以下疏中訛字凡浦鏗及
阮校疑誤者此本皆不誤是此本雖刊於元代
其根源於單疏本決非從十行本出其注文亦
多與宋刊纂圖本合遠勝十行本至其雕刻之
精儼然北宋體格亦絕非十行本所及考元金
之世平陽立經籍所故一時書坊印板麇集於
此今傳世者唯政和證類本草是平陽張存惠
所刊然已經明成化閒重雕已非平陽原本唯
此本尙是原刻初印無一葉損失豈非瓌寶也

哉

又森立之訪古志載楓山官庫藏北宋本論語注疏然彼為二十卷知非此本向謂合疏於注始於南宋有黃唐禮記疏一跋為據則森氏之說似誤然森氏精鑒必不妄語今觀此書字體方正又參差無橫格所見元刊本無似此者或此為翻北宋本因疑論語在當時傳習者多故合注疏為最先也

附各本空缺疏文

不逆詐章 言先覺人者是寧能為賢乎言非

賢也所是下十字各本皆缺不信之人為人億度逆知反

怨恨人之人下十字各本空缺

古之矜也廉章 謂曠蕩無所依據古之矜也

廉者謂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者此二十四字十行本空闕

二十九字闕監亦然毛本臆補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則如日月下四字作貞

明麗天 其何傷於日月乎言下作人毀仲尼

猶毀日月 日月下作雖欲絕 其何能傷之

乎下作猶欲絕毀仲尼 仲尼亦不下作亦不能傷其賢也

此數處十行闕並空關毛本臆補唯貞明麗天四字仍空關

中庸集略二卷 朝鮮刊本

宋石齋編朱子刪定此書 四庫箸錄者名輯

略明嘉靖中呂信卿刊本首有乾道癸巳朱子

序此本脫朱子原序末有嘉靖二十五年朝鮮

金光轍跋跋中亦稱輯略蓋以近用互稱也按

朱子中庸序稱以輯略或問附章句後則此書

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逮章句孤行而此書晦

雖明人嘗刻之而今又晦時藝興經學廢名爲

尊朱而朱子手定之書且在若存若亡之間可

言部 卷之二 五
慨也夫

中庸章句一卷 不記刊行年月

板心有倭板四書山崎嘉點八字此四書中之
一種也山崎氏爲此閒宋學名儒其所據當是
宋槧精本未有朱子跋一篇爲諸本所無亟錄
於左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
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
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

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
中和以德行之則
曰中庸其實一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

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

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所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意也第二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爲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二十一章以下至於卒章則又今通補爲一章

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二十二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七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

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而入於天也

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唐元宗開元注孝經一卷

享祿卷子本寬政十二年樵刊已列入古逸叢書中

按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

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云云

是注凡再修此本為開元十年初注本前有元

行沖序末有跋文數條書寫人自記稱享祿辛

卯苾芻堯空寬政十二年源弘賢以此本樵刻

書法亦神似明皇御書想原本必仿效明皇手

蹟故此尚有典型也元行沖序後緊題孝經二

字空一格題御注下行題開宗明義章第一係

以卷子本改爲摺本每行十五字三才章額上
題疏中廣要道章額上題疏下知元疏分上中
下三卷與唐志合

按此書與石臺重注本頗有更改固不可以此
本校重注本然亦有足證重注本之異同者如
諸侯章注恆須戒慎正德本作恆須戒懼疏標
起止亦作戒懼阮校以爲誤此本作恆慎戒懼
慎爲須字之誤至戒懼分承上戰兢二項玩注
文自見懼字必非慎誤此石臺本之不可從者

卿大夫章注懈墮也此作惰與天聖本正德本
合士章此作士人章與古文孝經別本合孝治
章注臨撫其人岳本改撫作於此作臨茲可知
岳本之作於因形近而誤紀孝行章注擗踴哭
泣此本踴作踊與天聖本合五刑章君者臣所
稟命也天聖正德本所作之此本作君者臣之
所稟教命也然則重注本當是臣之所稟命也
各脫一字耳豈唯不孝此作皆爲與疏合廣至
德章注家到戶至正義云此依鄭注阮校文選

詩書卷之三
注引鄭注家作門此仍作門則知作家者石臺
所改恐非明皇原本應感章光于四海注于作
於石臺天聖岳本皆同與經不相應此注作充
于四海乃知以充釋光故改于作於石臺等本
注中之光當爲充誤是皆足以訂證石臺諸本
異同之迹至此本亦閒有脫誤則由鈔寫筆誤
不足怪也

按源弘賢跋稱應感章長幼順故上下治疏與
注不合今按此本注云君能順於長幼則下皆
效上無不理也正義云云果與此本應今略校
之亦不特此條五刑章此大亂之道也此本注
云言人有上三惡皆爲不孝正義云云亦與此
本應而與石臺不合竊怪邢氏剪截元疏而不
知元疏本爲初注本而作可謂至疏豈邢氏作
疏時第見元氏單疏而未見元宗初注本故其
序文只知天寶二年之注不言開元二年而疏
中與石臺本違異之處遂失之不覺然則此本
真唐人之遺爲北宋人所不見若非有元疏序

可憑誰信有此事哉

又按古注與疏皆別行無合併之本此本祇錄注文何以有元疏之序並三才章廣至德章有疏中疏下之語然余所得日本易書詩古鈔北宋單注本其楣端往往錄疏中要義以便講習不得謂皆從南宋合併之本錄出也日本古鈔本經書注中每多之也等字阮校謂是彼國人所加森立夫謂是隋唐之遺余通觀其古鈔本唐本最多虛字至北宋始多削削而未盡至南

宋迺翦截八九遂各本爲一律頗與立夫之說相應但此本注腳較石臺每多也字兩本雖有初注重注之分不應違異若此余後見鈔本至多乃知古鈔者因注文雙行難于均齊字數故往往於對行字懸空數字者增添虛字以足之故所增之字總在注末而各鈔不同其在注中者則原本皆如是故各鈔皆同至於經文則毫無增損其有異同故是隋唐之遺阮說森說各據一邊爲發其凡於此

唐元宗天寶重注孝經一卷 翻北宋本

卷首題孝經序次行上空四字題御製序并注
序後上空四字題開宗明義章第一卷末閒一
行題御注孝經一卷又閒一行載孝經音略每
半板十五行行二十三字至二十四五字不
等左右雙邊書中避敬匡胤恒竟炫通七字按
字係章獻明肅皇太后家諱天聖元年太后臨
朝稱制令天下皆避其父諱明道二年太后崩
後據通字諱則此本當是天聖閒刊本其中與
石臺本異者開宗明義章前無孝經二字諸侯

章注履薄恐陷誤仇陷卿大夫章注懈墮也墮
作惰孝治章注得小大之歡心脫得字助其祭
亨也亨作享鬼神亨之亦作享聖治章注懸衾
篋枕懸作縣五刑章注臣所稟命所作之應感
章注王者父事天者誤孝喪章擗踊哭泣注踊
作躡其他皆與石臺本同遠勝相臺岳本文政
九年狩谷望之以此本影樞重雕板亦有跋一
通引其國古制頗足攷見鄭孔御注傳習之由
錄之如左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直解一卷 鈔本

此本孔傳與前二本略同直解一卷則爲孔序
作疏不題撰人名氏訪古志載求古樓藏二通
題魏劉炫魏爲隋誤無論矣但劉炫所作爲述
議五卷稽疑一卷不名直解且此卷中明引述
議子者德之稱一條則非述議審矣又每章題
解皆引邢疏與山井鼎所稱合但彼本
夾入注中此則別爲一卷則是以
今文之疏竄入古文之本山井鼎稱爲後人附
入當得其實

類聚名義鈔十冊 舊鈔本

此書無撰人姓名亦無年月其原本不知其爲
卷子爲摺本此則狩谷望之舊藏影鈔本每卷
面尙是望之題籤其書分部以人字起至西字
止又別爲雜部以附其後其分部若有次第若
無次第以佛法僧三字分爲十冊佛字四冊上
中各一冊下二冊法上下三冊僧上中下三冊
然亦僅標目有此名其本書則但題爲類聚名
義鈔其書正俗並收而以倭訓注于其下其每

部之中名義可以相附者卽彙人之有似類書如魚部中有新婦黃頰石首等各目是也然若此者僅十之一二全部仍以偏旁爲主雖稍涉龐雜然古文奇字賴之以考見者正復不少固不得以說文等書律之也

日本各書解題跋

當余初至日本也得其國羣書一覽及近世各人著述目錄舌其不分別漢文和文乃日就書肆索觀並咨詢其老儒錄於書眉上而擇其漢文之大雅者購之亦儘有其國秘本爲我所收者通計不下數萬卷歸後擬爲提要未遑也頃者陳君士可遊其邦又得其國書解題十七冊并分類目次一巨冊較余所見尤夥矣余嘗謂使臣之職爲交涉之樞機實與國之郵傳也其得之口耳者在博訪周咨其口耳之所不

及者當於其國之載籍求之非惟近今政治國法所
宜詳考弁其先世立國本末治亂強弱之迹以知其
性情風俗與我異同之故而因革損益之策出焉若
貿貿然從事疆場詳有不僨事者又此書有青巒大
丙序云西洋之學其初不過譯知大要今則風靡於
英佛獨露之語言文字而我之國書羣籍一切唾棄
學者憂之憶余初從日本歸爲言其國雖小而百廢
俱舉不可輕也聞者皆掩耳而走今則一步一趨莫
不奉爲圭臬吾懼先聖先王之禮樂政刑風教倫理

